

周口记忆

# 从荒村野渡到中原名镇

## ——周家口历史文化追溯之一周家口地名的由来

□ 王爱民

有人说周口是三条河流冲出来的城市,这话一点不假。周口地处淮河支流——沙河、颍河、贾鲁河汇流处,穿境而过的三条河流成就了周口。

沙河又名大沙河, 古代曾称为汝河。它发源于平顶山市鲁山县伏牛山脉石人山,流经河南省的宝丰、叶县、舞阳、漯河、商水,在周口市区与颍河交汇。颍河又名颍水,发源于河南省登封的嵩山,流经禹州、襄城、许昌、临颍、西华到周口市区与沙河合流。贾鲁河的源头在豫西的荥阳县, 经过郑州的北部,又经朱仙镇、尉氏、扶沟,南到周口市区入沙河。这条河流对周口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贾鲁河是一条千年古运河, 因纪念元代治理水患的贾鲁而得名。它的前身是楚汉相争时的“鸿沟”,是当时中原大地上的主干水道, 以此为主形成了水路交通网和大面积的灌溉区。魏晋以后称蔡河, 直至唐宋一直是重要的漕运水道,元代时淤没。元朝至正年间,黄河在山东曹县决河改道。至正十一年(1351 年)4 月,55 岁的贾鲁受命于危难,出任工部尚书、总治河防使,开始了浩大的治河工程。他在堵住决口的同时,疏通故道,开凿新河道,其中包括从密县凿渠引水,经郑州、中牟,折向南而至开封,而后入古运河,直达周口入颍河的今天的贾鲁河。沙河、颍河、贾鲁河交汇于周口, 下游进入安徽,注入淮河,而后通江达海。这三条奔腾着历史文化浪花的大川, 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, 注定要给后人留下精彩的故事。

这片沿河之地, 在明朝以前,不过是一片荒村野渡,名不见经传。属于附近一些村落的耕地边沿之区, 间或有人泛舟河下,捞些鱼虾。殆至明初,附近农民为交换农副产品,在沙河北岸、贾鲁河西岸依寨结庐,形成自然墟集(双日集),名为永宁集,该集归属淮宁(淮阳)。永乐初年,沙河南岸商水所辖子午街(现川汇区老街)北头又成墟集,与北岸永宁集对应成市,两岸因河阻隔,南来北往者渡河十分困难, 物资交流也非常不便。始有一周姓人家在子午街北口处辟一渡口, 摆渡往返三岸行人和货物。这一渡口的开辟确实方便了过往的行人, 缩短了人们往返三岸的距离。由于周家为人忠厚,服务热情周到,得到群众的认可,因而得名周家渡口,周家口即从此得名。还有一种说法, 当时沙河南岸属商水县管辖,而沙河以北属淮阳县管辖,在子午街北渡口摆渡的不仅周家一户,还有好几户,因而时常因争抢客户而发生冲突,官司打到官府,官府便实行招标, 谁家出的银子多谁家

## 东方神话游乐园民俗庙会

# 文旅融合让古老民俗文化焕生机

**本报讯**(记者 王朝辉 文/图)看节目、赏花灯、玩冰雪、逛庙会、品美食……春节期间,许多周口市民在走亲访友之余,将逛庙会作为度过节日的方式,在民俗文化中体会浓浓的年味儿。

春节期间,尽管天气有些寒冷,但在东方神话游乐园开展的民俗庙会依然张灯结彩,游人如织。来自太康的游客郭女士一家三口正在观看弦歌夜读彩灯,10岁的女儿兴致很高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郭女士告诉记者,现在很多地方过年都没什么年味儿,但这里的民俗庙会,让人既能感受传统的年味,又能看到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。

据了解, 东方神话游乐园民俗庙会将持续到农历二月初七。游客将看到我的中国梦、三皇聚宛丘、宛丘仙子、观音赐福、弦歌夜读、童子闹春、三阳开泰、财源滚滚、万象更新、十二生肖、喜气洋洋等主题花灯;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喜气洋洋(喜羊羊和灰太狼)、熊出没、猪猪侠等创意花灯;哈尔滨大型冰雕桃花夫人、女娲造人、担经挑、伏羲女娲、滚磨成婚、三符皇后等主题冰雕。

周口宛丘文化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峰告诉记者, 中华传统民俗是文化的一种,是一种广为流传的民俗文化,它的产生、存在和发展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。庙会,在全国各地世代延续,历久不衰,已经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, 成为一种古老而又鲜活的社会文化现象。曾经, 庙会是各地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,在庙会



当中人们可以看到民间艺术,如跑旱船、扭秧歌、捏面人、舞龙、舞狮、戏曲等等。东方神

话游乐园民俗庙会充分彰显周口地方民俗元素,将民俗文化与文化旅游融合起来,用

现代声、光、电技术制作传统彩灯,增加彩灯的动感,让古老民俗文化活起来。

## 覺者 明心見性 保素

### ——记当代实力派画家郭保同

□ 安乔

要抓住机遇,也要经得住考验。提及定居北京的初衷,郭保同直言,北京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,具有独一无二的人文情怀,这是一个双向的选择,他留在了北京,而北京也接纳了他。初到北京时,郭保同和所有北漂的人无异,他承受着来自经济、创作瓶颈、地域不同的磨合等各方面的压力,他却凭借超乎常人的坚韧,埋头钻研,潜心创作,从未中断对艺术的追求。

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;为山九仞,岂一日之功。从2005年开始,郭保同的雪景系列作品便在全国各大美展上屡获殊荣,他也因此被同行戏称为“获奖专业户”。面对外界的赞誉,郭保同显得格外平静,不免让人意外,然而深究过后才发现这样的反应尽在情理之中。不可否认,北京这样一座多元化的城市赋予了郭保同艺术创作更多的可能性,一方面他努力地减小因地域不同所产生的摩擦,另一方面他不断地吸纳新鲜的艺术元素,并加以融会贯通,十多年来他孜孜以求,笔耕不辍,他说无为是一种为,是修为,而非一种无。

**创作,是还原最真实的自己**  
《中庸》有云:唯天下至诚,为能尽其性。能尽其性,则能尽人之性;能尽人

之性,则能尽物之性;能尽物之性,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。世间万物本就存在,画家用眼睛去发现,用内心去感知,像是一个认领生命的过程。真诚,则是这个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,因为它是人与人之间乃至与一切生灵沟通的前提,也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得以发现美和真理理应具备的素养。

交谈中,郭保同直言,一个好画家是应该集精神、学养、技巧三者于一身。没有精神就无所谓生命,没有学养就无所谓水平,没有水平就无所谓能力。摊开他的每一幅作品,无不深刻地感受到质朴与清新,既充盈传统的审美意趣,又不乏现代的语言特质,一种“任你红尘滚滚,我自清风朗月”的豁达跃然纸上。

郭保同师承王文芳、王明明、石齐、程大利诸师, 他的画根基于传统文脉,道法自然,笔墨野逸鲜活,构图大胆新奇,颇具大家气象。其山水小品画展,作品大多以环境、自然、生态等为切入点,在很大程度上投射出郭保同对于现代生活的审视和表达,渗透着一种抒怀且广袤的格调,传递出一种高尚的人文情怀,充满山水田园诗般的色彩。

艺术上的精深至纯与思想境地的开阔深邃是郭保同生命的一体两面,

沉浸在他所创造的山水世界里,不禁令人神情荡漾,似有所得。郭保同用真诚与纯粹将生命之美刻画得酣畅淋漓,它宁静含蓄,直达人心,发人自省,又引人共鸣。山未变而墨变,情未变而意变, 水墨之间隐藏着郭保同内在的精神追求,他的表达总是内敛而深沉。这次的山水小品画展对郭保同而言,是一次自我价值的呈现,也是一次自我梳理和剖析。

当问及当下艺术品投资市场的乱象时,郭保同毫不避讳地表示,一旦艺术品沦为商品,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使用价值,这是对艺术家劳动成果的践踏,恶妙的大行其道,更是让他深恶痛绝。“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有存在的意义,它是创作者内心的诉求,也可能是一个时代难以泯灭的记号,应该得到该有的尊重。”郭保同如是说。觉者,明心见性,郭保同是一个以思考为常态的画家,艺术创作已然成为他生活里的一部分,不容割舍;他以情造境,融情于景,每一幅作品都是内省的抒写,是内心最真实的折射。

诚然, 艺术创作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郭保同,最终他回归到了家庭,回归到了生活,也回顾到了平静,这样的线性回归是必然。

## 走亲戚 话果子

□ 张恩岭

走亲戚,是春节时民间一项必不可少的亲情,也是加深亲情的“外交”活动。在我们豫东一带,家家户户都很看重走亲戚。

走亲戚是必带礼品的,在过去的年代,最能体现亲情分量的,就是果子了,且果子的数量越多质量越好越说明礼重、情重。所以,亲戚间对果子的数量和质量是颇为计较的。同时,对于怎样留下亲戚馈赠的果子,也是很有讲究的,一封果子不留,是不礼貌,是瞧不起对方;但留得太多,对方也不高兴。因为果子是象征性的礼品,让人看一看也就说明问题了,况且带回的果子还要走其他亲戚的。所以,果子往往是“周游列国”之后,最后还要“完璧归赵”。在那贫困的年月,平常人家只有过年才能吃一回果子。顽皮的孩子走亲戚,嘴馋了,在半路上就把一封果子吃去了一小半,又恐怕被大人发现,就拣些沙砾填满果盒的空间,照样包好。至于这封“果子”最终落脚谁家,被谁发现,发现之后如何骂人,就不得而知了。

果子作为春节礼品源自何年何月,我不清楚。我是“50后”,小时候执行走亲戚这种“神圣”使命时,果子是必须的。那时候果子的包装,远不如如今各种礼品包装的豪华且花样翻新。在我记忆中,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几十年间,果子包装的样式几乎没有变化。

果盒一般是用一种粗糙且厚的黄麻纸(一日马粪纸)叠成的,大小就像那种铝制的长方体饭盒,略小一些,里面码放冒尖的一堆形状不一的果子,重量则是恒定的,就是一斤,且很少缺斤短两。果子码放好后,再用细腻一些的一方黄麻纸,包封严实,上面压上一张长方形的象征喜庆的红、绿纸标签,然后用一种细细的纸绳子一扎,挽个扣儿,就是成品了。这种传统的包装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,被渐渐淘汰,变成了如今的彩色印刷且有压膜的那种纸盒了,包装盒外观规矩、精美,盒子上不但印有各色果子的“玉照”,秀色可餐,且还有“中华特色美食”字样或者所谓的“绿色食品”标志,看起来赏心悦目。但是那种传统意味,特别是年味儿却消失了,

让人不禁失落。

上世纪60年代,上档次的果子是公社一级的供销社生产,用白糖、面粉、香油压制而成,样式有“夹沙”、“圆酥”、“扁食”、“果条”等,而其中的“圆酥”和“扁食”尤其好吃,“圆酥”松脆、香甜,“扁食”则内有糖稀,一咬流溢,甜得倒牙,“夹沙”则是面粉、糖渣压制而成的火柴盒大小的块块,是撑起果子“体积”的,“圆酥”、“扁食”数量很少,是充“面子”的。对于收到这样的果子,大人感到有面子,小孩子则欢呼着流出口水。

质量差一些的果子是怎样制成的?难说,往往是乡间穷亲戚为着撑“面子”,自家用红薯面制成的,这种果子不但其貌不扬,且吃起来坚硬难咬。没有办法,人们穷啊!

改革开放以后,这种劣质果子很快绝迹了,各家果子的色、香、味、形争奇斗艳。但果子在春节礼品中的地位,却江河日下,一年不如一年。到了后来,春节礼品的范畴和选择再次发生了“革命性”的变化,果子不但渐渐失去了主角地位,甚至连配角也当不成了,几乎淡出了选择的范围。一是春节礼品的多样化、时尚化,二是果子的含糖量太高, 在健康至上的今天,它的优势变成了劣势。同时,有意思的是,如今,无论什么高贵的礼品,一律都是有去无回,不会再“回家看看”、“完璧归赵”啦。走亲戚的人们,把大包小包的礼品往亲戚、朋友家一放,就万事大吉!人富了,也就显得大方、气派了!

当然,果子还有一种“殊荣”是任何礼品都无法取代的,那就是它作为“订婚”礼品中的主角和象征意义,仍然是充分而坚挺的。无论城镇或乡间,青年男女在订婚之时,男方“下礼”时果子是必不可少的,而且数量也逐年攀升、多多益善。这种果子被女方家长分送给亲戚、邻居,就是无言的炫耀和“照会”:女儿要嫁人了,你送什么贺礼,看着办吧!

果子的变迁其实是时代的变化,是百姓由穷变富的见证。但无论如何变化,其曾有的春节情怀,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底。

## 周口的“啖”

□ 赵晏

小的时候,记得周口人最常用的问候语是“啖了没”,意思为“吃了没”。说谁饭量大,就说“那货一下啖了四个大包子”。

周口在很长的时期内属于穷地方,吃当然是天大的事情,见面问“啖”合情合理。但“啖”为“吃”从何而来?是在本本的语言流传还是方言的以讹传讹?

上了高中,才解决了“啖”的疑惑。学习《鸿门宴》,其文曰:“樊哙覆其盾于地,加彘肩上,拔剑切而啖之。”说的是樊哙把盾牌翻过来放到地上,把一条生猪腿放上,拔出佩剑切着吃。给我们讲课的是当时很有名的周口语文前辈韩素云老师,他专门告诉我们,周口人口中的“啖”,大有来历,决不是周口汉语,而是地道的战国时期就有的古代汉语。我记得,当时同学们很是为之振奋,

因为周口竟然这样有文化!后来到了大学,学问见长,又知道了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之类的“啖”句,对周口方言更加有信心。中年以后,遇到外地人,讲起周口的文化渊源,“啖”是我屡试不爽的文化讲谈,每每获得客人由衷的敬佩:你们周口就是有文化!但可惜的是,那时,我已经不敢再用“啖”字表达问候了,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流行语的主导权。

想必在战国,起码在司马迁时期,周口肯定是“中心城市”或者国之重镇,所以能以“啖”字而流传天下。一个字的传承,也是一个地方的前世今生。

